

美国
满
美
国

聂建国 刘卓 主编

旅美华人自述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I 25/308

闯荡美国

旅美华人自述





画家丁绍光



实业家陈唐梦君



实业家朱美颖



实业家张纯明



艺术家王为



毒理学家汪成康



实业家胡连海



律师彭春云



画家高晓华



实业家屠天纯



中医师吴奇



会计师计安琪



实业家钟猛



中医师王学治



林尊智

编 委：

聂建国 刘 卓 屠新时

高晓薇 梁 伟 程宝林

姚 远 陈雪燕 蒋 薇

阎树卫 李晓燕 任建南

邱 雯 陈绮屏 武 康

荣誉编委

主 编：丁绍光

副主编：陈唐梦君 张纯明

编 委：朱梅颖 汪成康 钟 猛 王 为
彭春云 计安琪 高晓华 屠天纯
吴 奇 王学治 林尊智 胡连海

目 录

创造属于世界的艺术

创造属于世界的艺术·····	丁绍光 (1)
梦里不知身是客·····	孟昌明 (11)
我与新版《赶火车》·····	高晓华 (19)
中国文化的使者·····	叶 森 (22)
中国舞者·····	李恒达 (25)
达拉斯的艺术摄影家·····	赵瑜珉 (32)
中国“功夫”的魔力·····	荀广龙 (38)

来自中国的“西方名人”

万里“洋插队”·····	凌 正 (44)
--------------	----------

华裔女教师·····	陈陵 (49)
从中国博士到“西方名人”·····	石洪 (58)
在美国当教授·····	徐鹏 (65)
来自大连的硅谷工程师·····	朱东屏 (70)
一个软件工程师的经历·····	诸葛起 (75)

行医在美国

闯荡美国·····	章济正 (82)
一位海外中医的甘苦·····	屠天纯 (89)
在美行医·····	吴奇 (97)
踏入美国医药殿堂·····	汪成康 (105)
我家的故事·····	张贵荷 (113)
洛杉矶的神郎中·····	陈靖 (121)
硅谷的中国针灸师·····	裴家助 (125)

在美圆我律师梦

在华尔街当律师·····	傅晓霜 (131)
从堪萨斯到西雅图·····	彭春云 (140)
勤、信伴我做律师·····	黄唯 (144)
在美国办法律事务所·····	王小禾 (149)

在美国做保险

人财之间·····	计安琪 (155)
在美国做保险·····	陈达隆 (160)
旧金山的上海姑娘·····	徐健 (166)
保险业的女创业者·····	殷莉萍 (174)

洛杉矶的中国会计师 王依依 (177)

商海中的苦斗

- 期货“黑谷”中的苦斗 张宪阳 (183)
- 西雅图的国际贸易商 宁凝一 (191)
- 我和我的报关行 龚建勇 (196)
- 万里圆梦者 陈戈 (202)
- 博士地产商 傅长伟 (210)
- 从名主持到百万经纪人 酆志坚 (217)
- √ 成功的女贷款经纪人 阮瑾荪 (223)

东方实业家

- 携手在“网络” 黄家梁 (227)
- √ 硅谷中的中国女实业家 朱美颖 (232)
- √ 从留学生到女白领 陈小春 (239)
- √ 来自东方的发明家 吴辛 (244)
- 从打工仔到同乡会长 钟猛 (251)

美与自尊的中国女性

- 天涯孤旅 鄢利群 (259)
- 寻求美与自尊 徐美娜 (268)
- 一个女人的故事 娜塔莎 (274)
- 在美国做红娘 南希 (281)
- 真情伴我逍遥心 王冬平 (289)
- 我和我的美国老公 珍妮 (297)

做个“世界人”

- 洛杉矶不相信眼泪 王薇民 (304)
- 在美国开餐馆 裴天霖 (313)
- 架设沟通中美的文化桥梁 朱允祥 (321)
- 毛泽东教我做生意 王 为 (328)
- 做个“世界人” 唐永明 (333)
- 美国——没有免费午餐 崔君英 (340)
- 帮父母创业 甘一凡 (343)
- 我和我的美国女友 冯奚乔 (349)
- “ADS”的创业者 周志坚 (355)

店主的故事

- 888车行的故事 陈唐梦君 (358)
- 天命之年在美国 胡连海 (362)
- 一个杂货店主的故事 廖民英 (365)

□ 创造属于世界的艺术

○我在用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讲述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真进了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又觉得她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

○几年以后，他们都后悔了，为什么当初没有理我，因为理我的人发了大财。

创造属于世界的艺术

丁绍光

我1980年来美国探望母亲和妹妹。本来父亲也在，可是，就在我来美之前的七八个月，他竟过世了。

在我八岁时，父母去了台湾，把我留在大陆。算起来，母子俩三十几年没见过面。我出了机场，迎着母亲走去时，她老人家突然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觉得好像是我父亲变得年轻了，又回来了。当时，母亲并没有哭。可回到家里，说起来刚才的感觉，就伤心地哭起来了。

我先是住在妹妹家。出国时，行李很简单，除了在西双版纳画的一些素描、白描，没带几幅画，口袋里仅有二十美元。

几天后，我跟妹妹讲，你得帮我联系一下画廊。妹妹从电话

簿里找了一些号码，开始打电话。可是没有任何一家画廊对我感兴趣。根本不看画稿。我也搞了一些翻转片、照片，寄到一些画廊去，也没有任何回音。当然，几年以后，他们都后悔了，为什么当初没有理我，因为理我的人都发了大财。

他们对大陆画家有成见。大陆画家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搞传统画的，一种是搞西洋画的。中国的水墨画，他们没有兴趣，因为没有这样的顾客，也没有这样一种经营网。他们不大相信一个中国大陆画家能对世界现代艺术有任何贡献。可是，如果你是搞西画的，他又认为你可能只是对西方艺术的一种临摹，不可能有创造性。

苦等了两三个月以后，我说他们不看，我就抬去给他们看。有一次，我和妹妹带着我的一些画到一个画廊区，那里集中了很多画廊。每年那里有一个艺术节，画家自己租个摊位，把画都挂出来，非常非常多，起码有几百、上千的画家在摆摊。妹妹建议，咱们也租个摊位，把你的画摆出来。我看了一圈，决定不摆。因为，我觉得那里摆摊儿的都是些模仿品，还有一些学生的习作，完全是商业性的。如果靠我的画不能生活，我宁可去打工，也决不拿我的艺术去开玩笑。我忠诚我的艺术，我不靠廉价卖画糊口。

后来有一天，我在打工的时候看到一个法国人开的画廊，艺术品位很高。我想，他对艺术可能比较懂，就带着画去了。

他看完我的画，第一句话就问：“你从巴黎来吧？”我说：“不是。”他说：“那你一定从意大利来。”我说：“我从中国大陆来。”他很惊讶，说：“那你在巴黎留过学？”我告诉他，我的很多老师在法国留过学，有些还和毕加索是很要好的朋友，中国有很多非常出色的老师。他对我的画很有兴趣，说要给我搞个画展。但他自己的画廊经营不佳，我第二次再去，他已关门了，不知去了哪儿。

在妹妹家住了大约半年，我就搬到中国城边上一个房子里，那

里住的基本都是中国留学生。我租了很小的一间，大约住了九个月。画大幅画板子很大，搭在床和一张桌子上，画的时候得从板子底下钻过去，睡觉再从板子底下钻过来。

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和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画家在一起画画，有黑人、墨西哥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渐渐地，我在他们当中有了点名气：一是因为我的画，当时在洛杉矶有一个当地艺术家的团体，我参加了一些他们的活动。他们对我非常尊重，叫我老师。他们觉得论年龄和画画的经历，我应该是他们老师辈的。这是一群不太成功的画家，专业艺术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人非常好，对艺术真诚追求。二是因为我的性格为人，比如说我很讲义气，不嫌贫爱富，在黑人当中甚至流传了不少我如何讲义气的故事，引起了很多反响。直到现在我和他们的关系仍然很好。最早介绍我的电视节目，就是韩国人搞的。

有一次亚洲艺术节，内容包括舞蹈、音乐、绘画。我当时送了一张很大的画，画的是西双版纳。画展中来了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他看了我的画，就开始找主管，说：“这个画不应该放在这里展，他的画应该放到博物馆去。”然后又找到我，说：“我要到你的画室去看一看。”那间小破房子不能给他看！但他说一定要去，我说好吧。一进到那屋子里，他就开始骂起来，很气愤。他说，这样好的画家到了美国，我们美国却如此对待！住这么破的房子，这样坏的条件。当时我说，我们中国大陆的画家还没有听说过真正在国际画展自由竞争的，没有机会去国际画坛展示自己，我刚刚到，英文也不通，所以美国不了解我，这怪不得美国。不过，你的这种态度使我很有信心了。后来和这个教授失去了联系。

这以后，只要有画展，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的，是集体展还是个人展，我都去参加。基本上就在洛杉矶这个地区，包括大学、黑人区的博物馆，大约参加了三十几次，和画家们打成了一片，慢慢地在这些入当中树立了一些威信。这使

我对西方的画展有了较多了解。

一些画廊对我也慢慢产生了兴趣。但我拒绝纯商业性的活动，不跟不很好的画廊签约。也在大学里搞一些讲座，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加州大学在1982年聘请我做他们的客座教授。

也有人曾经跟我联系过，说根据你的绘画水平和学历，可以在美国做研究生嘛，我们可以给你奖学金。我拒绝了。我说，开玩笑，我在大学里已经教了十八年，怎么可能跑到你美国来当研究生呢？包括在街头卖画，我都拒绝了。在逆境当中我这个人仍是很狂的。也不是狂，我是实事求是，我认为开这个头不合适。

1983年夏季，加州大学已经决定让我冬季开课。可是6月份的时候，我跟一个美国朋友到墨西哥的地哇纳去。我有驾驶执照，我想可以开车去，再开回来。没想到我当时是一个没有绿卡的人，是不可以像美国人一样自由出入的。而且，我正在申请绿卡过程当中，在美国的居留也过期了，这时候是不能离开的。所以在从地哇纳回来的路上，就被海关移民局堵住了。移民局当时问我有没有绿卡，我英文不好，没反应过来。那个美国朋友争着替我回答：“他是美国公民啊，在美国出生的！”这下麻烦了。海关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拒绝我再入境。我打电话给我的移民律师，回答很简单：你完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根据美国的法律，你已经是非法居留，又离开了美国，你凭什么可以进来？这是没有先例的。你拿的是中国护照，唯一的出路是或者留在墨西哥或者回中国，然后在中国重新申请。

我这三年在整个社区里的名气起了作用，特别是加州大学已经聘请我了。这件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一个加州的众议员很重视，叫他的私人秘书出面插手。《洛杉矶周报》的一个美国记者，把我的画放大了一些照片，也为我奔走，包括洛杉矶市政府，移民局，同时跑。那个众议员又给我找了一个美国律师和我以前的中国律师一起跑。包括加州的十五所大学、州长、参议员、众议

员，艺术委员会，统统写信给移民局，一直闹到白宫的幕僚长、内阁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内务部长。以至他们亲自打电话给移民总局，说这是个特殊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应该让他进来。差不多是天翻地覆。

我没有绿卡，当时又什么都没带，成了一个身份十分特殊的人，要进来的话，只有两种情况下才可能：一是在边境线上的重病病人，需要到美国抢救来不及办签证；另一个就是各国的总统、元首级人物在政变的时候不需要办签证。而我，只是一个画家！

我在地哇纳大约等了二十四天，最后那个众议员的私人秘书去接我。当时我如果开车回来，应该进圣地亚哥。可圣地亚哥移民局局长正在度假，没有人敢做主。我只好从地哇纳乘飞机回到洛杉矶。我没有任何证件，众议员助理就跟各方面讲，这是我们华盛顿的特殊客人。我想墨西哥人可能把我想成是个美国人的“宝贝”，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所以由当地警察局长护送到机场。那时我们中国大陆移民特少，这种特殊事例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各大报都有报道。

过去我对西方现代艺术早就有接触，但毕竟是间接的。通过在大学教书，我参观了美国各地的博物馆，看到了很多很多大师的原作。从1980年到1986年，我只参加过两次国际性的绘画展，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在南加州大学纪念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绘画展。我两次都拿了金奖，在少数族裔的画家建立了很好的威望。

有一次画展，我有三张是画黑人的。一个白人看了以后说，除了这三张都喜欢，我想把你其余的画全买下。他又说，你很有才华，可是为什么要画黑人？我对他很反感，当然没有卖给他。有两个黑人女画家看了我画的黑人就哭起来了，她们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其他民族的画家，画我们而且画得这么美。这些给了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美国种族歧视很厉害，对少数民族具有一种